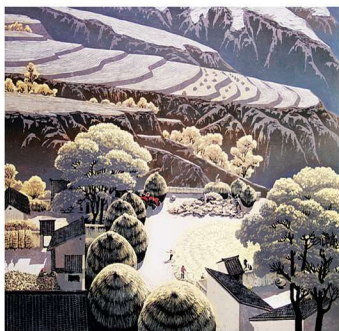




主编 王正儒

文学固原

小说卷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固原. 小说卷 / 王正儒主编. -- 银川 :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544-1437-8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固原市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8.4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1665号

文学固原·小说卷

王正儒 主编

责任编辑 李亚慧 谭蓉蓉

封面设计 倪万军 单永珍

责任印制 殷戈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王杨宝

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8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固原博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0249

开本 700 mm × 1020 mm 1/16

印张 15.75 字数 252千字

版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44-1437-8/I·93

定价 31.5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王正儒

“东潼关，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作为关中四大关隘之一的北萧关，亦称汉萧关，雄踞六盘山北麓。因为其重要的军事价值，历代王朝极为重视对固原的经营，也因其地处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合地带，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所以固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素来占有一席之地。

在《诗经·小雅·六月》里，那一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的远古吟唱，使固原作为文化符号屹立在文学大河的上游，或隐或显地贯穿着文学史的脉络。这是《诗经》的固原，班彪的固原，王维的固原，岑参的固原，王昌龄的固原，林则徐的固原，谭嗣同的固原，毛泽东的固原，张承志的固原，因为文学的表达，固原被赋予了丰富而深远的诗画意蕴，影响着这一地域的历史积淀。

穿越历史的雾霭，秦长城两侧，萧关古道旁，奔走的是犬戎、西羌、义渠、乌氏、鲜卑、匈奴、党项、蒙古、回回的民众，不同的行装，不同的语言，上演着一幕幕历史的活剧。由此形成的游牧文化、农耕文化、边塞文化、伊斯兰文化、红色文化在这里繁衍生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构筑了固原底蕴丰盈、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文学是文化最直接传承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对时代的触碰，人性的抚摸，世相的洞察，心灵的关照，是人们了解历史、了解社会、了解自然、了解

人生最佳渠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它经典的、独一的存在方式，证明着文学不死的深刻道理。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徐徐洞开，新时期文学吹响了沉睡大地的第一声号角，偏居西部的固原与共和国的脉搏一起跃动，谱写着属于自己的历史。一代知识分子拿起手中的笔，用文字记录着变革中的固原，发展中的固原，奋进中的固原。

于是固原就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人。

三十多年的文学历程，见证着文学固原的发展变迁，也塑造了这块土地上的文学群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丁文庆、屈文焜、慕岳、徐兴亚、火仲舫、李成福、马吉福等第一代文学工作者尝试栽种文学的嫩芽，他们立足苦难的黄土地，踏上了艺术的漫漫征程。在他们的努力下，《六盘山》文学杂志的创刊，为培养本土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发表园地。80年代中期，王漫西、虎西山、张嵩、张铎、戴凌云、杨梓、钟正平、王治平、罗治平、周彦虎、陈鹏生、兰茂林、杨友桐等一批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加入了文学的合唱，他们的作品频频见诸宁夏的报刊，形成了宁夏文学独特的“黄土高原派”，作家群体现象初露端倪，文学的树苗扎根固原的沃土。进入90年代，石舒清、郭文斌、梦也、左侧统、火会亮、古原、王怀凌、李方、杨风军、韩聆等第三代文学工作者在储备了丰富的文化积淀后，把宁夏文学天平的重心倾向固原，他们以集团军的方式走出宁夏，冲刺全国，构成了宁夏文学的半壁江山，一片蔚为壮观的文学森林茁壮成长。90年代中后期，杨建虎、单永珍、程耀东、胡琴、穹宇、泾河、唐晴、郭静等第四代青年文学工作者裹挟着前辈的气势，以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新颖的表达方式，为文学固原的壮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新世纪以来，了一容、马金莲、竹青、雪舟、李敏、李兴民、倪万军、许艺、马晓燕、红旗、刘汉斌、高丽君、王武军、王玉玺等第五代新生力量的出现，使得固原大地上老中青三代文学工作者共聚一堂，共同谱写文学固原的华章。

三十多年来,茅盾文学奖提名,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五个一工程”奖有他们的名字;全国十佳诗人、《人民文学》奖、《民族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冰心散文奖、鲁黎诗歌奖、庄重文文学奖、春天文学奖有他们的名字。

三十多年来,“西海固文学丛书”、《生命的重音》、“六盘山文化丛书”“文学西海固”等丛书的出版,见证着文学固原曾经的辉煌。二百多人的文学队伍,百部个人作品集、小说、诗歌、散文、评论、报告文学等多方位出击,文学固原在当下文坛有了一定的声誉。一些人离开了固原,但他们的文学表达依然是这块熟悉的土地。一些人坚守在固原,他们擦洗着文学这张固原的靓丽名片。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他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

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要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领导班子,把那些德才兼备、能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文艺

工作领导岗位上来。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为了总结近年来的文学成就，见证固原的文学历史，编辑出版一套“文学固原丛书”，则是固原的文艺工作者共同铸就的全景式的心灵读本，其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显而易见。该丛书的出版，必将对丰富文化固原建设增添光彩。

丛书由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文学评论卷、原州卷、西吉卷、隆德卷、泾源卷、彭阳卷以及固原最有代表性的五位作家、诗人的个人作品集构成，蔚为壮观。这次结集，是固原市委、市政府贯彻总书记讲话的有力举措，也是我们奋力做大做强文化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推动固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文学固原丛书”必然是新世纪以来固原文化传承的有效载体，也是彰显固原文学特色、树立固原文化自信的辉煌成果。

文以载道。我相信，代表着西部文学精神面貌和文化气质的固原作家群，必将在当代中国文学辽阔的原野上呈现花开四野的灿烂画面，为复兴之路上的大梦中国谱写壮丽的华章。

（作者系中共固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目 录

序	1
---------	---

中篇小说

长 河	马金莲 003
叫 板	火会亮 040
目击者	王玉玺 065
隐形锋刀	袁志学 084
泪 花	张银江 104
春 雪	王秀玲 114

短篇小说

冬 至	郭文斌 137
我的颂乃提	了一容 154
食 盐	李 义 164
辞 路	李继林 171
馒头馅儿	殷 高 181
我的婚事	火 霞 197
心 结	康鹏飞 211
火 事	许 艺 219
局内人	穹 宇 236

后 记	245
-----------	-----



小说卷

中篇小说

ZHONGPIAN XIAOSHUO

长 河

马金莲

一

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和母亲在厨房炕边剥玉米棒子。

秋天是个令人陶醉的季节，莫说那漫天成熟的弯腰低头的糜子谷子，那埋在土里成串的土豆，单是门外麦场旁那一片玉米，就能让我们充分享受丰收的喜悦。

这一年的玉米秆子分外甜，只要母亲说晚饭咱们煮玉米吧，父亲就带着我去剥玉米，他用镰刀或者铲子将那些棒子成熟的玉米秆子剁倒，我就蹦蹦跳跳往家里拖。拖回屋，母亲已经坐起来，靠坐在窗户边，等着给我们剥玉米呢。她剥棒子，我就剥秆子，将玉米秆子上的叶子一片片剥去，露出光溜溜的身子骨儿来，像鞭杆一样。折下一节，用嘴啃着剥下皮，一口一口嚼里面的芯儿，满口清脆的甜香，可好吃了。尤其外面看上去发红的那种秆子，直往人心里甜呢。我脆生生地嚼着，母亲是不吃的，她剥棒子。一个个大棒子沉甸甸的，抓在手里，人心里就有一股喜悦水一样往外溢。其实，煮玉米棒子更好吃，想想吧，揭开热气腾腾的锅，只见半锅棒子胖乎乎热腾腾，金黄金黄的，咬一口，又软又甜又黏牙，就算你刚刚吃过饭，吃得很饱，也会禁不住淌口水，拿起来啃上一两个。

然而这一天我们没有吃上煮玉米。我和母亲还没剥完玉米，就有一个人噔噔跑进我家大门，冲我母亲慌慌张张说：不得了呀，伊哈出事了！

撂下话，她就噔噔跑出门，不见踪影了。有一小股风随着她的脚后跟奔跑，很快被她踩在脚底下带走了。我看见母亲把一个大棒子已经掰开了，听

了这一番突兀的话，她停下了。接着慌忙将掰开的叶片合上，合上才发现不对，忙又掰开，一把揪掉老汉胡须般的玉米缨子，扔到我脸上，母亲拧过身双手扒住窗台，扯长脖子向外望。我本来用牙齿咬着一截玉米秆，准备剥开了嚼。听了来人的话就愣住了，好半天觉得嘴上有东西热乎乎的，一摸，摸下一手心的血，我才醒悟是玉米秆的老皮划破了唇。疼痛随之明显起来。我哪里顾得上哭呢，撒开脚丫子就往伊哈家跑去。身后母亲的目光追着我，我知道她要是有着一双健全的腿，能够下地奔跑，这会儿她肯定跑得比我还快。正是夕阳将落未落时分，我迎着夕阳跑了一阵，发现错了，伊哈的家在村子东头，该向东跑，我怎么向着西边跑呢？明白过来后我就掉了头，向着伊哈家的方向狂奔。奔跑的过程中我看见好多男女老少，他们也正往东边赶。大家的后背上落满了夕阳的余晖。一张张劳作了一天的脸上尘土还在，还没来得及洗去，由于背着夕阳，在万丈的余晖反衬下，这些面孔灰沉沉的，带着惊讶、痛苦和一些难以说清的表情。

伊哈家的院子里一片金黄。我刹住狂奔中的脚步，傻愣愣地看。院子门外的庄稼、土地、黄土路，还有远处的山头，一律披上了金黄的色彩。我不知道这个傍晚的夕阳是怎么了，以从未有过的辉煌气势将我们庄子整个笼罩在一片无比富丽的金黄色之中。

我听到了哭声。哭声从院子里飞出来，从高高的土墙上、洞开的大门口飘出来，在向晚的余晖里飘散。我抬头望望天上，天空一片湛蓝，这种蓝，清澈得像刚用水洗过一样。有几朵云在远离夕阳的地方飘游，夕阳的余光斜射过去，云朵便恰似披上了辉煌的金缕衣，好看得惊人。

天气真是好啊，这样的好天气似乎只适合办喜气洋洋的事，怎么也不该出丧事呀。可是，真有人口唤了，是二十九岁的伊哈。等我赶进伊哈家的大门，院子里已经聚集了好多人。女人们三三五五聚成堆，悄声讨论着什么，一个个神情怪怪的。连向来大方稳重的男人们也一个个蔫头耷脑的。德高望重的乡老马三立老汉向来是料理丧葬的带头人，这类事情他经见得最多，最是能做到神态安详、稳重，处事不惊。按常理这会儿他应该带头和大伙商议埋体送葬的具体事宜。然而，我看到这老人坐在一个木墩子上，神情苦巴巴的，用青汗衫的袖子抹着眼泪。满院子的人，一张张熟悉的脸上换了颜色，写满了深沉的疼痛、惊讶、惋惜、惶惑，还有很深的我说不上来的东西。

我觉得这些神情熟悉又陌生。庄子里每当有人离世，大家原本平静或喜悦的脸上就会露出这样的神情，有人甚至显得恍惚，似乎每一个生命的结束都在提醒活着的人，这样的过程每一个人都得经历，这条路，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走的，不管你富有胜过支书马万江，高贵比过大阿訇，还是贫贱不如傻瓜克里木，但是在这条路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

这个傍晚，我敢肯定乡亲们又一次想到了这件事。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最初的讶然之后，换成了凄然、悲痛。特别在那些不善于流露感情的脸庞上，内心的悲伤外化成外表的冷淡、漠然，然而我觉得这种冷漠远比明显的沉痛更让人看着心惊。

当然，那是大人们的表现。

我们娃娃就不一样了，我们和大人完全相反。孩子们都兴冲冲的，此刻，我敢说，除了伊哈的那三个娃娃，所有的孩子都是高兴的。高兴是有缘由的，因为一旦有人去世，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埋体就会下葬，我们叫作送埋体。送埋体是庄子里的大事。不管有多忙，一般情况下男女老少都会来，集体送亡人上路。送埋体是行善的好事，想想吧，一个人在我们的村庄里出生、成长，与我们共同呼吸着村庄里的空气，晒着同一个太阳，吃一样的五谷杂粮，这一天他走了，不是去某个亲戚家走动，也不是去县城看病，是永远的别离，这一去啊，往后的岁月里再也无法见到他（她）了，所以得送送，无论如何也是该送一送的。我奶奶说过一句话：百人送一人，不上百年都成灰。意思是今天我们在送别人，百年之后，我们自己也不会存在了，永远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村庄里的人都很看重送埋体这件事的。一旦有谁无常，消息传开，呼啦啦大伙全来了。这时候娃娃们的节日到了，我们大家挤在大人的缝隙间，这里瞅瞅，那里瞧瞧，互相打打闹闹，吵吵嚷嚷，平时不常见面的人也都能见到了。还有个好处呢，送埋体就会散海底耶，亡人的家人拿出的埋葬费，一部分扯来白布给亡人穿，一部分换成零钱分散给大众。前来送埋体的人，不管是大人小孩儿，人人有份。大人们接过钱，心思还沉浸在对亡人的缅怀或伤感里，随意装进口袋就是了。我们娃娃就不一样了，平日里我们的大人是从不会给我们一毛零花钱的，而送埋体这会儿散的钱是两毛，富裕点的人家便是五毛。每个小孩都拥有了自己的钱，那是什么感觉？说不出的高兴啊，完全忘了送埋体本身是无限伤悲的，捏着钱兴冲冲去找独眼。

独眼非常好找，他就在人家大门外的场地边或者一棵大树下。你只要发现哪里簇拥着一堆孩子，哪里就有独眼。他被无数小脑袋包围了，像众多星星围拱在中间的月亮。其实我们的目标不是独眼这个人，而是他自行车后座上的那个大木箱子。木箱里装满了好吃的，还有好玩的，全是我们做梦都想得到的好东西。我们擎着自己的小手，把刚刚散来的钱纷纷递给独眼，换成了豆豆糖、爆米花、泡泡糖之类。等到我们把这些东西吃下肚子，舔着嘴巴，这才记起应该看看亡人的亲人们哭送亡人起身的最后场面。

伊哈的亲人哭得十分悲痛，看得出来，他们是真正在痛，真心地哭泣，没有掺杂一丝的作假，因为大家都觉得伊哈太年轻了，远远没有到应该无常的年龄。还有，他是猝然遇难的，仓促得让人惊讶。他本来活得好好的，凭他那结实得犍牛一样的身板，谁都觉得他能活到八十岁。他本来在挖井。我们村庄地势偏高，吃水一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难题，得去水沟里担泉水，通往沟底的台阶弯弯绕绕一个挨一个蜿蜒至沟底，一共九十三个，抬水时我和姐姐数过。担上两桶水一口气蹬上九十三个台阶，就算是身强力壮的大男人也会累出一身臭汗来。台阶很陡，很危险，因为台阶的一边是高高的土崖，另一边是悬空的深崖。就因为这个，我们村庄吃水困难在远近出了名，所有附近的人家大多不愿把女儿嫁给我们庄里的小伙子。

伊哈是个孝子，本来他的父母靠双肩担水，把大半辈子都应付过去了，继续这样凑合估计也是过得下去的。但是伊哈说父母上了年纪，他要为双亲打一口井，把吃水苦难的问题给彻底解决了，这样他出去打工就能放得下心了。他在自家后院的南墙下选中了一片地，画出个井口，然后就像地老鼠一样钻进去挖，女人在上面吊土。伊哈的女人也很壮硕，性情和丈夫一样老实厚道。他们两口子就这样一个挖，一个吊，挖呀吊呀，一筐子一筐子的泥土吊上来，在井口边堆成了一座小小的山。眼看快要出水了，正是这个下午，我和母亲坐在炕沿边剥玉米的时候，伊哈女人摇着辘轳，费力地往上吊。一笼子土就要吊出井口来了，忽然啪的一声响，绳子断了，伊哈女人手底一轻，身子受不住，猛地向后来了个坐墩子，一屁股坐在了泥地上，她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断线的筐子带着泥土呼啸着冲向井底，井底传来一声哀嚎，伊哈就这样送了命。

从前，我可从没见过伊哈的娘悲伤的模样，因为她是个乐呵呵的人，粗嗓门儿笑起来全庄子都能听到。这一天，她在哭，哭声粗粗的，沉沉的，给人

感觉这个女人一直乐观惯了，不怎么会哭的。但正是这种悲伤看着最真实，惨痛，她给每一个走近她身边的人哭诉着儿子出事的过程。她一把抓住人的胳膊就说起来，边说边一把一把抹着鼻涕眼泪。袖子早就湿透了，再也擦不净眼泪了，她干脆撩起衣襟擦，有时候鼻涕眼泪一大包，她就用手狠劲地擤一下，再顺手甩掉。好几回我看见她出手力道不足，那黏糊糊的鼻涕就甩在她自己的脚面上了。她哪里顾得上这些呢，她本来是个邈邈的女人，这一来彻底垮了，她不厌其烦地说本来好好儿的，她的伊哈在南墙下打井哩，媳妇儿在上头吊土，谁能想到那绳子会断了呢？年轻轻的娃，就这样殁了。

人们不断掀开上房的门帘进去看伊哈。走出来的人脸上饱含着惊悸与悲伤。有人把感觉压在心底，只是脸色复杂难看。有的人忍不住连连感叹说真是惨啊，真个可怜。

我没有进去看。母亲吩咐过，说我们娃娃家太小，只怕看了夜里就会想起来，做噩梦呢。我看见好些同龄的孩子跟在大人的衣襟下进去了。

身上全是血，血把人糊了，看不出人的模样来！有个小女孩出来后蜡黄着脸给我比画。

就这样，伊哈离开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群，加入到村庄里无数亡故者当中去了。

在我们的意识里，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到慢慢变老，老了无常了，那是正常的，活着的人可以平心静气地接受。而那些鲜活的年轻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不管是没病没灾地离开，还是寻了短见比如上吊、跳崖、跳井或者喝毒药、抹脖子等，还是被车碰死等意外亡故，都是叫人很惋惜的。尤其正从青年往中年过渡的那些人，上有老人下有家小，最叫人痛惜。伊哈正在这个行列，他这一走啊，撂下的担子分外重，他女人肯定不会长期守寡，迟早会改嫁。留下三个儿子谁拉扯呢？父母都这么老了，家里的光景又那么困难，真正是倒了顶梁柱哇，往后一家老小的日子肯定不好熬啊。我听见女人们一边瞅着伊哈一家人哭，一边悄声议论着感叹着。她们中有的脸上挂着大颗的泪珠子，有的感慨万端地摇着头，喃喃说不好熬啊，老的老小的小，日子咋会不凄惶呢？

伊哈的三个儿子站在房门口，从大到小，挨个站着，就像高房的台阶一样。一个女人指着他们说还这么小呀，啥时候长成大人哩？不知道得受多少

罪呀。顿时无数同情的目光聚在这哥三个身上。

在这弟兄三人当中,老大懂事了,脸上呆呆的,盯着一个地方一个劲儿出神,看来他心里装满了悲伤;老二也乖乖站着;只有老三他显得很兴奋,时不时挖眼睛抠鼻子,伸手在头上摸一把,再摸一把,把衣襟扯歪,拉平,再扯歪,隔会儿就拧着身子冲身旁的小伙伴挤眉弄眼。他滑稽而不合时宜的举动并没有招来斥责,相反,引得不少女人抹起了眼泪,她们说看看吧,还这么小,这么瓜,就没有亲大大了,可怜他还啥都不明白。

送埋体时我们小孩子是很忙的,可以大摇大摆在主人家进进出出地自由活动,到他们的上房、厨房、仓房等平时没机会进去的地方游逛一番,看看他们家的摆设咋样,仓房里堆着多少口粮,柴房里积攒了多少干柴和牛粪。我们甚至还会借着解手的机会,跑进人家的茅房看看。看他们的茅房收拾得干净不,这可是最能体现一个家庭的卫生状况的地方。还会顺便看看人家的尿盆子,我们无聊而认真地干着这些事,大人们当然不会知道我们的心思,也没有空闲来过问。所以他们不会知道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焦急,盼望埋体早一点抬出门,早一点散海底耶,这样我们就能快一点拿到那几毛钱。

遗憾的是这一天伊哈家没有散海底耶,这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当村庄里的小孩们还有外庄的孩子们,我们密密麻麻挤在伊哈家的麦场上,跪成一行一行,主事的人开始散海底耶,一摞一摞的孝帽子散发到了大伙的手上,大家都戴上了,一时间麦场地里的人头由黑压压变成了白花花一大片,这时候我们发现只散了帽子,没有钱。当孩子们确认没有散钱的迹象时,人群里起了一阵细微的骚动。大伙儿掉头转脸互相之间查看着,全是这样,没有为大伙散钱。我觉得跪在地上原本发麻的腿这会儿疼起来,就站起来,好多的孩子站起来了,还有一些坚持跪着,似乎在等待散钱。大人们说话了,冲着孩子们喊:起来起来,就这样了,今儿不散海底耶啦。接着我就听到了不散海底耶的原因,伊哈家太穷,散不起!

我觉得有一个小手将我的心揪了一下,我敢肯定同伴们的心都被这样揪了一把,因为我看到许多小脸上写满了失望。不过我觉得今天我们不能有一丝怨言,我早就知道伊哈家是很穷的,然而百闻不如一见,今天亲自来看了,我发现现实远比听说的还要严重。伊哈家里除了一双老迈的父母,一个老实得出了名的红脸颊女人,三个娃娃外,最值钱的家产可能就只有土院子

里的一间土房子，一眼窑洞，除此之外你找不出更值钱的来。那房子也已经很破旧了，四堵土墙撑起个屋顶，屋顶上铺了一层瓦片，看来只是遮挡住了风雨，从屋里看，墙壁上光秃秃的，除了一层泥坯，连一片纸都没有糊。而那土炕上除了一面席子，连一片最破的毡都没有铺。什么叫家徒四壁，这就是真正的家徒四壁。在这灰秃秃的房里，给人感觉连光线都是黯淡晦涩的。抬伊哈的埋体时，马乡老喊：拿新毡来，快拿一页新毡来！伊哈的父母听了呆呆站着，就像忽然间被什么惊吓了，又好像在费神地寻思什么，好像他家本来是有新毡的，只是这会儿他们记不起放在了什么地方。大家四下里帮忙寻找，堆放在炕角的除了几个荞麦皮装得鼓囊囊的枕头，两床破被子外，没有新毡，哪怕是旧毡也没有。

大家很快就确定这家人没有羊毛毡。没有毡怎么行？我们有一个习惯，要把亡人的埋体裹在新毡里再徐徐抬起来，这毡子必须是没有铺过的崭新而干净的。清水洗浴过的埋体是最为洁净高贵的，大伙觉得只有洁净的毡子才配得上包裹。

可怜的伊哈苦了半辈子，竟然穷到了这地步，真是叫人看着心酸呐，女人们纷纷感叹起来，伊哈的娘哭得晕了过去。

邻居王老汉赶紧跑回去抱来了他家的一页新毡，才算解决了难题。

因这事葬礼稍稍停顿了一会儿。这足够我们将这家人的光景看得更为清楚。同时，一些和他家有关的往事也记起来了。

伊哈的大儿子和我们都在邻村的小学里念书，学生娃都是每天背着馍馍去学校的，家长疼孩子，大家的馍馍不是香喷喷的花卷儿，就是烙得油汪汪的饼子，伊哈的儿子大半时间书包瘪瘪的，很显然只有书没有馍馍。我们在念书念乏了课间休息时拿着各种各样的馍馍大口吃，伊哈的儿子有时候默默看着，有时候趁人不备猛地扑上去抢某个小娃娃手里的馍馍，小娃娃被吓得哇哇哭，再看手里的馍馍已经被伊哈的儿子塞进了嘴里，大口大口吞咽着，那样子活活就是个饿死鬼。最后自然会引来一顿老师的饱揍。伊哈的儿子油皮是出了名的，一贯被我们瞧不起，可是今天亲眼看到他家的境况，我忽然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活着时候的伊哈，常年披一件灰衫子，光着脚去地里干活，手里攥着农具，默默地下苦，从不偷懒，也极少打骂别家人娃娃，是村庄里最老实厚道的人。

想起这些，我们就算是不懂事的娃娃，也知道伊哈家散不起海底耶是可以谅解的，这样的家境哪里拿得起这笔钱呢？这样的人家，我们还能奢望给我们散钱吗？

独眼早就来了，候在一棵大树下。他将木箱子放在身旁，打开来，露出里面花花绿绿的小零食。独眼本来想和以往一样，趁着送埋体的机会，诱惑我们这些小孩子一个个捏着刚得到手的几角钱，一哄而上挤在他身边，用小手中还没焐热的小票子换取他木箱里的一块糖一个气球一截花头绳或者一包玉米花。独眼手里的钱会越来越多，积成那么厚一沓子，给人感觉他成了村里最有钱的人。独眼在人心里是个复杂的角色，我们觉得他可爱又可憎。一方面我们渴望得到他箱子里的零食，可当钱花完后舔着嘴里渐渐消融的糖块，我们常常禁不住后悔，刚到手的钱就这样容易地花出去了，等回到家免不了被母亲好一顿责骂，说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是败家子，而且这样的责骂会延续相当一段日子。

今天的独眼显然是扑了个空，兴冲冲谋算着来弄钱的，可他看到了，孩子们除了发干的嘴唇失望的眼神，小手手无一例外都是空着的。没有捏着预期中的钱，五角或者两角，花花绿绿的。独眼站在那里就显得分外尴尬，甚至是有些孤单的。他眨巴着唯一的那只眼，茫然地瞅着四周的孩子们，孩子们在他身边留恋一会儿，怀着遗憾离去，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送埋体上面。这时候阿訇已经站完了者那则，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起卷在新毡中放在门板上的伊哈，迅速向伊哈家的老坟院赶去。那里有一个已经挖好的坟坑在等着伊哈。男人们随着埋体集体起身了，身后女人的哭声响成了一条河。伊哈的娘晕死过去，有人端来一马勺凉水往嘴里灌，还是不顶事。一个大个子女人急了，一把夺过马勺，美美啖一口水，对着伊哈娘失去血色的脸噗的一口喷出，再喷，不断地喷，伊哈娘终于醒来了，悠悠地睁开眼，茫然地看着眼前，过一会儿，重新记起了什么，嘴一张又哭起来。

伊哈的小儿子始终没有哭。他抽空儿就转过脸来，在人群里寻找平时的玩伴，找到了就冲对方挤眉弄眼，狡黠地笑。在他幼小的意识里，可能觉得父亲的去世和以往我们送过的那些埋体没什么区别，和他自己没有关系，他甚至想和别人家娃娃一样在人丛里窜来窜去，但是旁边的伯伯大爷们用凌厉的目光镇住了他，将他限制在伊哈的亲人圈子里，他只能待在哥哥们身畔，